王力 著

古代漢語常識

中和出版
OPEN PAGE

出版說明

「國學」之名，始之清末。當時歐美學術進入中國，號為「新學」「西學」等，與之相對，人們便把中國固有的學問統稱為「舊學」「中學」或「國學」等。廣義上，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化和學術，包括中國古代的歷史、思想、哲學、地理、政治、經濟乃至書畫、音樂、易學、術數、醫學、星相、建築等都是國學所涉及的範疇。狹義的國學，指以先秦經典及諸子學為基礎並涵蓋後期各朝代的各類文化學術。

國學大師章太炎認為，提倡國學，「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即其「語言文字」、「典章制度」與「人物事跡」。國學影響深遠，構成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對於我們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至今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本公司計劃推出的「國學基礎」系列，精選國學領域諸名家的經典，尤其注重大眾普及，希望選出內容既精專實用，簡

明扼要，又通俗易懂，深入淺出，堪稱國學入門的必備讀本。本系列將首先出版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常識》和易學名家詹石窗教授主編的《周易入門 150 問》兩種。

後續還將陸續推出其他有助於普及國學知識、弘揚傳統文化的特色之作，希望不僅可為專業的人員教授、學習國學提供參考，更為傳統文化愛好者、一般讀者了解和學習帶來方便。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目錄

一、漢語發展史鳥瞰 …… *001*

（一）語音的發展 …… *002*

（二）語法的發展 …… *007*

（三）詞彙的發展 …… *013*

二、甚麼是古代漢語 …… *017*

三、為甚麼要學習古代漢語 …… *019*

四、怎樣學習古代漢語 …… *022*

（一）歷史觀點的樹立 …… *022*

（二）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結合 …… *026*

（三）詞彙學習的重要性 …… *031*

（四）語法的學習 …… *038*

（五）學習的具體措施 …… *040*

（六）讀甚麼、怎麼讀 …… *042*

五、古代漢語的文字 …… *045*

（一）字形和字義 …… *045*

（二）繁體字 …… *049*

（三）異體字 …… 054
（四）古字通假 …… 056

六、古今字義 …… 057
（一）代 …… 059
（二）替 …… 061
（三）購 …… 063
（四）售 …… 065
（五）愛 …… 067
（六）憐 …… 068
（七）勤 …… 069
（八）勸 …… 071

七、古代漢語的詞彙 …… 073
（一）古今詞義的差別 …… 073
（二）讀音和詞義的關係 …… 080
（三）用典 …… 084
（四）禮貌的稱呼 …… 088

八、古代漢語的語法 …… 091
（一）詞類、詞性的變換 …… 091
（二）詞序 …… 103
（三）虛詞 …… 105
（四）單、複數 …… 127
（五）句子成分 …… 129
（六）句子的構成 —— 判斷句 …… 132

（七）句子的構成 —— 倒裝句 …… 137
（八）句子的詞組化 …… 139
（九）雙賓語 …… 141
（十）省略 …… 142

九、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 …… 145
（一）死字、死義 …… 146
（二）轉生 …… 148
（三）錯別字的原因 …… 151

十、文言的學習 …… 153
（一）詞彙 …… 158
（二）語法 …… 162
（三）風格 …… 165
（四）聲律 …… 169

十一、為甚麼學習古代漢語要學點天文學 …… 173
（一）經部 …… 175
（二）史部 …… 178
（三）子部 …… 179
（四）集部 …… 182
（五）結語 …… 186

十二、中國古代的曆法 …… 188
（一）年、歲 …… 188
（二）月 …… 191
（三）晦、朔、望、朏、弦、旬 …… 192

（四）日、時、刻、分、秒 …… 194
（五）四時、節、候 …… 196
（六）贏縮 …… 201
（七）定朔、定氣 …… 201
（八）閏月 …… 202
（九）歲差 …… 203

十三、天文和曆法的關係 …… 206
（一）年 …… 206
（二）歲 …… 207
（三）月 …… 208
（四）節氣 …… 209

十四、理想的字典 …… 213
小引 …… 213
（一）中國字典的良好基礎 …… 214
（二）古代字書的缺點和許學的流弊 …… 221
（三）近代字書的進步 …… 231
（四）現存的缺點 …… 235
（五）理想的字典 …… 243
結語 …… 259

一、漢語發展史鳥瞰

事物總是發展的，語言不能是例外。隨着歷史的發展，漢語從上古、中古、近代以至現代，經歷不少的變化，才成為現在的樣子。研究這些變化，成為一門科學，叫做漢語史，也叫做漢語發展史。

語言是發展的，在科學發達的今天，這是不容懷疑的真理。但是古人並不懂得這個真理，他們以為語言是永久不變的。兒女跟父母學話，世代相傳，怎麼會有變化呢？他們不知道，兒女跟父母學話也不能百分之百相像，一代傳一代，積少成多，距離拉大了，就有明顯的變化。其次，由於社會的發展，新事物的產生需要新的詞語來表示，舊事物的廢棄也引起舊詞語的淘汰，語言的變化就更大了。

現在我分為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和大家談談漢語發展史。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只能粗綫條地勾畫出一個輪廓。

（一）語音的發展

從前人們不知道語音是發展的，不知道古音不同於今音。他們唸《詩經》的時候，覺得許多地方不押韻。例如《關雎》二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友」字怎能和「采」字押韻呢？於是有人猜想，詩人為了押韻，把「采」字臨時改讀為「此」，「友」字臨時改讀為「以」。這種辦法叫做葉音。但是，為甚麼《詩經》裡所有的「友」字都唸「以」，沒有一處讀成「酉」音呢？人們沒法子回答這個問題。直到明末的陳第，才提出了一個歷史主義的原理。他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他從此引出結論說，《詩經》時代，「友」字本來就唸「以」，並非臨時改讀。他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他的擬音還不十分正確。直到最近數十年，我們學習了歷史比較法，進行了古音擬測，才知道先秦時代，「采」字的讀音是［tsʻə］，「友」字的讀音是［V̩j̊uə］，這樣問題才解決了。這就是說語音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着。但是語音的發展變化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很有系統、很有規律地發展變化着。我們研究古代漢語，就要知道些古音知識。這樣，古代漢語中的有些問題才容易理解。我們不要求照古音來讀古書，那樣做，一是不容易，二是沒必要。我們只要求知道古代讀音與現代讀音不同，比如有些詩歌，現在唸起來很不順口，不押韻，但用古音來唸就押

韻，就很順口。所以我們學習和研究古代漢語，要有一些古音的知識。

不但上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古音也和今音不同。不懂中古音，我們讀唐宋詩詞時，有些地方也感到格格不入。例如杜牧《山行》詩：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如果用現代普通話來唸，「家」「花」可以押韻，「斜」和「家」「花」就不押韻了，而它是平聲字，應該是入韻的。是不是杜牧作詩出了錯誤呢？不是的。這是因為現代讀音跟唐宋時代的讀音不一樣了，語音發展了。我們有些方言，讀起來就很押韻，比如用上海話讀成［ziɑ］就可以和「家」「花」押韻了。這說明蘇州話「斜」的讀音接近唐宋時代的讀音，因為上海話「斜」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元日》詩：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用廣州話讀，「除」［tsʻØy］、「蘇」［sou］、符［fu］都不押韻，用北京話讀就押韻了，因為北京話「除」「蘇」「符」等字接近

於唐、宋音。再如宋人范成大的《田園四時雜興》之一：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
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照北京話來唸，「麻」「家」「瓜」是押韻的，這說明這幾個字北京話的讀音比較接近唐宋時代的音。如果用蘇州話來唸，「麻」和「瓜」還是押韻的，「家」和「麻」「瓜」就不押韻了。北京人唸杜牧那首詩，「斜」與「家」「花」不押韻，蘇州人唸這首詩，「家」與「麻」不押韻，可見要讀懂唐宋詩詞，需要有些古音的知識。如果懂得了平水韻，懂得了唐宋古音，就不會有不押韻的感覺了。還有一個平仄問題，寫詩要講究平仄，所謂平，就是平聲；所謂仄，就是上、去、入三聲，蘇州話有入聲字，北京話沒有入聲字。古代的入聲字，在現代北京話中分派到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中去了。這樣，北京人遇到在古代讀入聲而現在讀陰平、陽平的字，就不易分辨了。比如剛才范成大那首詩中「童孫未解供耕織」的「織」，北京話讀陰平，這就不對了，這句詩應該是平平仄仄平平仄，「織」字所在的位置不應該用平聲字，所以北京話「織」字讀陰平就與古音不合了，「織」字在古代是個入聲字，這樣就合平仄了。所以說，我們應該懂一些古音的知識。當然，要透徹地了解古音，是不容易的，但是學習古代漢語總要有一些古音的基本知識。

聲母方面，有兩次大變化：

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輕唇音的產生。本來知、徹、澄母字是屬於端、透、定母的。現代廈門話「直」字讀［tit］，「遲」字讀［ti］，「晝」字讀［tiu］，「除」字讀［tu］，「朝」字讀［tiɑu］，是保存了古聲母。客家話「知」讀為［ti］，也保存了古聲母。本來非、敷、奉、微四個聲母的字是屬於幫、滂、並、明的，上海「防」字讀［bɔŋ］，「肥皂」說成「皮皂」，白話「問」說成「悶」，「聞」（嗅）說成「門」，「味道」說成「謎道」；廣州「文」讀如「民」，「網」讀如「莽」，「微」讀如「眉」，白話「新婦」（兒媳婦）說成「心抱」，都是保存了古聲母。舌上音大約產生於盛唐時代，輕唇音大約產生於晚唐時代。

第二次是濁音的消失。本來，漢語古聲母分為清、濁兩類：唇音幫、滂是清，並是濁；舌音端、透是清，定是濁；齒音精、清是清，從是濁；牙音見、溪是清，群是濁，等等。現代吳方言還保留清、濁的分別，例如「暴」［bɔ］≠「報」［pɔ］，「洞」［duŋ］≠「凍」［tuŋ］，盡［dzin］≠「進」［tʃin］，「轎」［dʑiɔ］≠「叫」［tɕiɔ］等等。現代粵方言濁音已經消失，只在聲調上保留濁音的痕跡：清音字歸陰調類，濁音字歸陽調類，以致「暴」與「報」、「洞」與「凍」、「盡」與「進」、「轎」與「叫」，都是同音不同調。北京話只有平聲分陰陽，濁上變去，去聲不分陰陽，以致「暴」＝「報」、「盡」=「進」、「轎」=「叫」，既同音，又同調，完全混同了。濁音聲母的消失，大約是從宋代開始的。

韻部方面，也有兩次大變化：

第一次是入聲韻分化為去入兩聲。上古入聲有長入、短入兩類。例如「暴」字既可以讀長入［boːk］，表示殘暴；又可以讀短入［bok］，表示曬乾（後來寫作「曝」）。後來長入的「暴」字由於元音長，後面的輔音失落，變為［bo］，同時變為去聲。長入變去的過程，大約是在魏晉時代完成的。

第二次是入聲韻部的消失。古代入聲有三種韻尾：［-p］［-t］［-k］，和今天的廣州話一樣。例如廣州「邑」［jɐp］、「一」［jɐt］、「益」［jik］，「急」［kɐp］、「吉」［kɐt］、「擊」［kik］。後來合併為一種韻尾：［-ʔ］，和今天的上海話一樣。例如上海「邑、一、益」［iʔ］，「急、吉、擊」［tɕiʔ］。最後韻尾失落，和今天的北京話一樣。例如「邑、一、益」［i］（「一」讀陰平，「邑、益」讀去聲），「急」「吉」「擊」［tɕi］（「擊」讀陰平，「急」「吉」讀陽平）。這最後的過程大約是在元代完成的。

語音的發展都是系統性的變化，就是向鄰近的發音部位發展。例如從雙唇變唇齒，從舌根變舌面。有自然的變化，如歌韻的發展過程是 ɑi → ɑ → ɔ → o；有條件的變化，如舌根音在［i］［y］的前面變為舌面音，北京話「擊」字是由［ki］變［tɕi］，「去」字是由［k ʻy］變［tɕ ʻy］；又如元音［u］在舌齒唇的後面變為［ou］，廣州話「圖」字是由［tʻu］變［t ʻou］，「蘇」字是由［su］變［sou］，「布」字是由［pu］變［pou］。條件的變化都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二）語法的發展

古今語音變化很大，語法的變化就小得多。因此，古代的語法，也比較好懂。但是，也有困難的地方。有些語法現象好像古今是一樣的，其實不一樣。研究古代語法，不能用翻譯的方法去研究，不能先把它翻譯成現代漢語，再根據你翻譯的現代漢語去確定古代漢語的結構。我們不能用翻譯的方法去研究古代漢語語法，就跟不能用翻譯的方法去研究外語語法一樣。用翻譯的方法去研究古代漢語是很危險、很容易產生錯誤的，因此這種研究方法是一種錯誤的研究方法。

現代漢語有所謂包孕句，上古漢語沒有這種包孕句，而上古漢語有一種「之」字句，即在主語和謂語之間有一個「之」字。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人之不己知」不是包孕包中的子句，而是名詞性詞組，它們所在的句子也不是復句式的包孕句，而是一個簡單句。如果把它翻譯成現代漢語，「之」字不翻出來很順暢，「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如果「之」字翻譯成「的」字，「不怕人家的不了解自己」，就很彆扭。這就說明，在上古漢語中，這個「之」字必須有，有這個「之」字句子才通，沒有這個「之」字就不成話；而現代漢語中，沒有那個「的」字才通暢，有了那個「的」字，就不通了。這就是古今漢語語法不同的地方。這種「之」字，《馬氏文通》裡沒有提到，後來好像很多語法書也不怎麼

提。我在《漢語史稿》中特別有一章，叫做「句子的仂（lè）語化」。「仂語」就是我們現在叫的「詞組」。所謂仂語化，就是說，本來是一個句子，有主語，有謂語，現在插進去一個「之」字，它就不是一個句子了，而是一個詞組了。後來南開大學有一本教材，大概是馬漢麟編的，稱這種結構叫「取消句子的獨立性」。這就是說，它本來是一個句子，現在插進了一個「之」字，就取消了它的獨立性，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句子形式了。叫「句子的仂語化」也好，叫「取消句子的獨立性」也好，都有一個前提，就是承認它本來是一個句子，後來加「之」字以後，被「化」為仂語了，被「取消」獨立性了。

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最近我重寫漢語史，寫到語法史的時候，碰到了這個問題，重新考慮了這個問題，感到從前的說法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對的。為甚麼不對呢？因為這種「之」字句在上古漢語中，是最正常的、最合乎規律的。這種「之」字，不是後加上去的，是本來就有的，沒有這個「之」字，話就不通，那怎麼能叫「仂語化」呢？不是「化」來的嘛，也不是「取消句子的獨立性」。所以那麼叫，是因為先把它翻譯成現代漢語了，在現代漢語中那個「的」字是不必要的，於是就以為古代漢語的那種「之」字也是加上去而使它成為一個詞組的。這種「之」字結構，就是一個名詞性詞組；這種「之」字的作用，就是標誌着這種結構是一個名詞性詞組。這種「之」字結構，可以用作主語、賓語、關係語和判斷語。下邊我舉幾個例子：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滕文公下》)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孟子．公孫丑上》)
知虞公之不可諫。(《孟子．萬章上》)
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論語．八佾》)

第一個例子，「民之望之」作判斷句的主語，「大旱之望雨」作判斷句的判斷語；第二個例子，「紂之去武丁」作描寫句的主語；第三個例子，「虞公之不可諫」作敘述句的賓語；第四個例子，「君子之至於斯也」作關係語，表示時間。這裡的「之」字都不能不要，不要這個「之」字就不合上古語法了。

與「之」字句起同樣作用的，是「其」字句。「其」字是代詞，但這個代詞總處於領位，因此，「其」字等於「名詞＋之」。有人用翻譯的方法定「其」字就是現代漢語中的「他」字，這是錯誤的。古漢語中的「其」字，跟現代漢語中的「他」字在語法上有很多不同。「其」字永遠不能作賓語，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都不能把「其」字當賓語用。我二十七歲要去法國，買了一本《法語入門》，這本書把法語的 jeI′aime（我愛他）翻譯為「我愛其」，就非常錯誤。這本書的作者，法文程度很好，中文程度就很差了。「其」字能不能當主語呢？從前有些語法學家以為「其」字可以充當主語，這是一種誤解。黎錦熙先生在《比較文法》中承認「其」字可以充當子句的主語，但他有一段很好的議論，他說：「馬氏又分『其』字用法為二：一在主

次，二在偏次。實則『其』字皆領位也。」「其」字不是只等於一個名詞，而是等於「名詞 + 之」，所以只能處於領位，不能處於主位。下邊舉幾個例子來看。

例一：《論語．學而》：「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其為人也孝弟」譯成現代漢語是「他為人孝弟」，那麼「其」字不等於主語了嗎？剛才說了，這種翻譯的研究方法是一種錯誤的研究方法，古代漢語的「其」字不同於現代漢語的「他」字。這個句子的主語是「其為人」，謂語是「孝弟」。「其為人」等於「某之為人」，是一個名詞性詞組，這個名詞性詞組作主語，不是「其」字作主語。

例二：《論語．陽貨》：「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這句話的意思是孔子窺測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訪他。「其亡」是「陽貨之亡」，是一個名詞性詞組，作動詞「時」的賓語。

這種「其」字結構和「之」字結構有同樣的作用，它們都是一個名詞性詞組。我在重新寫的語法史裡舉了很多的例子，大家可以看。

有時候，「之」字和「其」字交互使用，這更足以說明「其」等於「名詞 + 之」。舉兩個例子：

例一：《論語．泰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用「之」，「其鳴也哀」用「其」，這裡的「其」字等於「鳥 + 之」，「其鳴也哀」就是「鳥之鳴也哀」。為甚麼用「其鳴」而不用「鳥之鳴」呢？因為前邊已經說了「鳥

之將死」，後邊再說「鳥之鳴也哀」，就重複了，不如後邊的「鳥之」用代詞「其」表示更精練。「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情況相同。

例二：《莊子．逍遙遊》：「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其負大舟」就是「水之負大舟」。因為前邊用了「水之積」，後邊的「水之負大舟」的「水之」就可以用「其」字代替了。

從上邊「其」字和「之」字交互使用的情況看出，「其」字絕不是一個「他」字，而是包括了「之」字在裡邊，它是「名詞 + 之」，因此，它不能用作賓語，也不能用作主語，只能處在領位。

古代的「之」字句、「其」字句，其中的「之」字是必需的，不是可有可無的。現代漢語中沒有這種句式，我們不能把這種「之」字翻譯成現代漢語的「的」字，也不能把「其」字翻譯成「他的」或「它的」。如「水之積也不厚」，不能譯成「水的積蓄不多」；「其負大舟也無力」，也不能譯成「它的負擔大船無力」。從前我們編《古代漢語》說這些「之」字可以不譯出，這種說法不夠好，不是可以不譯，而是根本不應該譯，因為現代沒有古代的那種語法。

雖然語法是最富有穩定性的，但是也不能沒有發展。現在舉出主要的四點來談：

第一，雙音詞的發展。漢語本來是所謂單音節語。除聯綿

字外，都是單音詞。後來逐漸產生雙音詞，隨着歷史的發展，雙音詞越來越多了。雙音詞產生的主要原因是：(1) 由於語音系統簡單化，需要產生雙音詞，以免同音詞太多。例如北京話「眼」發展為「眼睛」、「角」發展為「犄角」，就是這個道理。廣州話同音詞較少，因此雙音詞也較少。(2) 由於社會的發展，新事物的不斷產生和出現，雙音詞也就越來越多。新名詞一般總是在舊詞的基礎上產生的，往往是兩個舊詞的組合，如火車、輪船、電燈、電話、火柴、肥皂等。

第二，詞尾的發展。名詞詞尾「子」「兒」，人稱代詞詞尾「們」，形容詞詞尾「的」，副詞詞尾「地」，動詞詞尾「了」「着」「過」，都是近代產生的。這是漢語語法的大發展。尤其是表示情貌 (aspect) 的動詞詞尾「了」「着」「過」，最能反映漢民族邏輯思維的發展。

第三，量詞的發展。上古時代，漢語的量詞是很少的，只有「車千乘」「馬千匹」一類的量詞，而且這些量詞是放在名詞後面的。「一個人」「一所房子」「三條魚」「五棵樹」等，其中的量詞，是比較後起的了。另有一種動量，如「來了八次」「聽了一回」「再說一遍」等，那就更晚。這也是漢語語法的大發展。

第四，使成式的發展。上古時代，使成式非常罕見。《孟子》說：「必使工師求大木……匠人斫而小之。」(《梁惠王下》) 這是使成式的萌芽。由「斫而小之」演變為「斫小」，就成了使成式。但是，使成式在古文中仍是非常少見的。古人用的是使

動詞。「打敗了他」，古人只說「敗之」;「做成了它」，古人只說「成之」;「打死了他」，古人只說「斃之」;「打倒了他」，古人只說「踣之」等等。使動詞只說出了結果，沒有說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意思不夠明確。使成式把因、果同時說出來了，這也是漢語語法的大發展。

（三）詞彙的發展

隨着社會的發展，詞彙就新陳代謝。舊詞的死亡和新詞的產生，是漢語發展長河中最顯而易見的現象。上古的俎、豆、尊、彝等等，後代沒有了，它們就變成了死亡的詞。但是新興的詞要比死亡的詞多得多。我們學習古代漢語，就是要準確地掌握古代漢語的詞義。一個詞，在古代漢語中的意義與在現代漢語中的意義是不相同的，不能用現代漢語的詞義去解釋古代漢語的詞義。

先舉兩個例子：頭一個是「再」字。上古的「再」字，是兩次、第二次的意思，這個意思一直用到宋代以後。這不同於現代「再」字的意思。古代「再」字只作「兩次、第二次」解，「第三次」就不能用「再」了。數目字作狀語，「一次」可以用「一」，「三次」可以用「三」，「六次」可以用「六」，「七次」可以用「七」。如：「禹三過其門而不入」「諸葛亮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唯獨「兩次」不能用「二」，必須用「再」。如：「一

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古書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周易．繫辭》:「五年再閏。」就是五年之內有兩次閏月。《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一不勝而再勝。」「再勝」就是贏兩次。「再」字作「又一次」講，產生得很晚，現在還沒有研究清楚到底在甚麼時候。再舉一個例子，「稍」字在古代是逐漸的意思，而不是現代的稍微的意思。比如《史記．魏公子列傳》:「其後稍蠶食魏。」「稍蠶食魏」就是「逐漸地像蠶吃桑葉那樣來吃魏國」。「稍」表示的是一步一步地吃，而不是稍微吃一點，所以下文才有「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虜魏王，屠大梁」是漸漸地吃的結果，如果只是稍微吃一點，就不會產生這種結果了。又比如《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吏稍侵陵之。」「稍侵陵之」，就是一步一步地欺負他。絳侯周勃很忠厚，他屬下的人就得寸進尺，一步步地欺負他。不能說成「稍微欺負」，那不成話。又比如，蘇軾有一句話，「娟娟明月稍侵軒」，它的意思是美好的月光漸漸地照進窗戶。因為月亮是移動的，所以是一步一步地照進窗戶，不是一下子都照進來了，也不是只稍微照進來一點，要是那樣，就沒有詩意了。

古漢語中有些看起來很淺的字，最容易出錯誤。比較深的字會去查字典，問老師；很淺的字，以為自己懂了，實際上不懂，這就容易理解錯了。

詞彙的發展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社會生產的發展又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大有關係。近百年來，社會

生產有巨大的發展，因此，表現新事物、新科學、新技術的名詞術語也就層出不窮。近百年來，漢語新詞的產生，其數量遠遠超過二千年。我們可以從新詞產生的多少，看文化科學的進步。

漢語的詞彙常受外語的影響。最明顯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北方與西域的影響。主要是在漢代輸入一些外來語，如箜篌、琵琶、蒲桃（葡萄）、苜蓿等。第二時期是印度的影響。主要是在東漢輸入佛教以後，如佛、菩薩、和尚、世界、地獄、罪孽等。第三時期是西洋的影響。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洋的文化、科學、技術傳入中國，漢語裡產生大量的新詞，五四運動以後，新詞越來越多。今天書報上的文章裡，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五四運動以後新興的詞語，不過人們習以為常，不知道它們是新興的詞語罷了。

應該指出，五四運動以後新興的詞語，並不都是外語的影響。除了咖啡、沙發一類音譯名詞之外，一般的譯詞如火車、輪船、電燈、火柴、肥皂、電影等，都不該認為是外語的影響。因為這些新事物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用漢語的舊詞作為詞素造成這些新事物的名稱，這是土生土長的東西，不能說是從外語借來的。

但是，有些抽象的名詞概念，仍應認為是從外語借來的。例如哲學、文學、邏輯、前提、具體、抽象、經濟、革命、發展等，都不是我國古人原有的概念。古書中雖也有文學、具

體、經濟、革命的說法，但不是今天這個意思。至於邏輯是譯音（logic），前提、抽象是譯意（premise、abstract），那更不用說，是受外語的影響了。

以上所講的漢語發展史，可說是輪廓的輪廓。詳細講起來，可以寫成一部書，這裡不詳細講了。

二、甚麼是古代漢語

古代漢語是跟現代漢語相對的名稱：古代漢族人民說的話叫做古代漢語。但是，古人已經死了，現代的人不可能聽見古人說話，古人的話只能從古代留傳下來的文字反映出來。因此，所謂古代漢語，實際上就是古書裡所用的語言。

語言是發展的，它處在不斷的變化中。中國的文化是悠久的，自從有文字記載到今天，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所謂古代漢語，指的是哪一個時代的漢語呢？是上古漢語，是中古漢語，還是近代漢語呢？

的確是這樣。我們如果對古代漢語進行嚴格的科學研究，的確應該分為上古時期（一般指漢代以前）、中古時期（一般指魏晉南北朝隋唐）、近代時期（一般指宋元明清），甚至還可以分得更細一些。那樣研究下去，就是「漢語史」的研究。但是，那是漢語史專家的事情，一般人並不需要研究得那樣仔細，只要籠統地研究古代漢語就行了。

研究古代漢語不分時代，大致地說，也還是可以的。封建社會的文人們喜歡仿古，漢代以前的文章成為他們學習的典範。中古和近代的文人都學着運用上古的詞彙和語法，他們所寫的文章脫離了當時的口語，盡可能做到跟古人的文章一樣。這種文章叫做古文，後來又叫做文言文（用文言寫的詩叫做文言詩）。我們通常所謂古代漢語，就是指的這種文言文。照原則說，文言文是不變的，所以我們可以不分時代研究古代漢語。當然，仿古的文章不可能跟古人的文章完全一樣，總不免在無意中夾雜着一些後代的詞和後代的語法，不過那是罕見的情況。

歷代都有白話文。近代的文學作品中，白話文特別多，如《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這些也都屬於古代漢語，但是一般人所說的古代漢語，不包括近代白話文在內。因為這種白話文跟現代漢語差不多，跟文言文的差別卻是很大的。

這本小冊子所講的古代漢語就是文言文，所以不大談到歷史演變，也不談到古代白話文。這裡先把古代漢語的範圍交代清楚，以後講到古代漢語的時候，就不至於引起誤解了。

三、為甚麼要學習古代漢語

為甚麼要學習古代漢語？首先是為了培養閱讀古書的能力，以便批判地繼承祖國的文化遺產；其次是因為古代漢語對現代語文修養也有一定的幫助。現在把這兩個理由分別提出來談一談：

第一，中國有幾千年文化需要我們批判地繼承下來。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地總要接觸古代文化。有時候，是別人先讀了古書，然後用現代語言講給我們聽，例如我們所學的中國史就是這樣。有時候，是別人從古書中選出一篇文章或書中的某一章節的原文，加上注解，讓我們閱讀，例如我們所學的語文課，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這樣。將來我們如果研究歷史，就非直接閱讀古代的史書不可；如果研究古典文學，也非直接閱讀古代的文學作品不可。研究哲學的人必須了解中國的哲學史，研究政治的人必須了解中國歷代的政治思想，研究經濟的人必須了解中國歷代特別是近代的經濟情況，他們也必須直接閱讀某

些古書。學音樂的人有必要知道點中國音樂史，學美術的人有必要知道點中國美術史，他們也不免要接觸古書。就拿自然科學來說，也不是跟古書完全不發生關係的。學天文、數學的，不能不知道中國古代天文學和數學的輝煌成就；學醫學、農學的，不能不知道中國古代醫學上、農學上有許多寶貴經驗；學工科的，也不能不知道中國古代不少工程是走在世界建築學的前面的。當然，我們也可以靠別人讀了講給我們聽，或用現代白話文寫給我們看，但是到底不如自己閱讀原文那樣親切有味，而且不至於以訛傳訛。

在中學時代，還不能要求隨便拿一本古書都能看懂，但是，如果多讀些文言文，就可以打下良好的基礎。

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必須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但是，如果我們連書都沒有讀懂，也就談不上辨別精華和糟粕了。因此，培養閱讀古書的能力，是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的先決條件。

第二，現代漢語是從古代漢語發展來的，現代漢語繼承了古代漢語的許多詞語和典故。因此，我們的古代漢語修養較高，對現代文章的閱讀能力也就較高。像「力爭上游」的「上游」（河流接近發源地的部分）、「務虛」的「務」（從事於），本來都是文言詞，現在吸收到現代漢語來了。毛主席說：「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

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反對黨八股》) 我們應該認識到，學習古代漢語，不但可以提高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同時也可以提高閱讀現代書報的能力和寫作的能力。